



书香中国

一书一世界

在海外传播中

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

·胡子·

近日读《光明日报》，看到张清芳教授的文章《向世界生动展示新中国形象——“白毛女”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甚有感想。

白毛女早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无论在文学世界还是人世间都是丰碑般的存在。正如文章所说：“《白毛女》歌剧剧本在1945年由贺敬之、丁毅等人执笔，根据20世纪40年代流传在晋察冀边区的‘白毛仙姑’故事创作而成，同年4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作品在延安首次演出。演出非常成功，《白毛女》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风靡大江南北的经典之作。”不仅如此，其影响与传播还具有世界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白毛女》除了被改编成京剧、电影、连环画、四扇屏、幻灯片、皮影戏、芭蕾舞剧等多种形式，还走出国门，并在海外得到广泛传播与接受。”这也为近年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走出去”提供成功案例与榜样。

在《白毛女》海外传播的初级阶段，国家主动将交流传播

版块延伸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日本、越南等亚洲地区，其中有些国家也积极地采用本国语言排演和演出话剧、歌剧《白毛女》等，还因为与中国文化存在某些差异而闹出一些笑话：“像在1951年捷克文版的话剧《白毛女》中，曾出现杨白劳到地主黄世仁家后脱下大衣挂到衣架、喜儿与大春这对未婚夫妻见面亲嘴的‘捷克式’场景，原因在于捷克人民的生活习惯、生活细节等与旧中国的迥然不同。”而海外国家的这种文化“误读”或曰改编在传播过程中却是正常的，同样有利于本国观众对这种异质文化的接受。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之所以把《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进行演出的其中一个原因也在于：“《白毛女》中一个一头黑发的青春女孩变为可怜的‘白毛女’的跌宕起伏构思与曲折精彩故事情节，均使它非常适合被改编成芭蕾舞剧”，所以它在本国演出获得成功也在意料之中。正是因为这些改编之作依然呈现出原作的真善美主题，且把中华民族的觉醒意识



贯穿到精彩的中国故事之中，又增添了一些现代性元素及弱势群体反抗强权压迫并追求个人解放等内容，由此引起海内外观众的共鸣并深受喜爱。

而《白毛女》在西方国家的成功传播同样给予我们很多启发。由于西方文化在近几百年来形成了刻板古旧的中国形象，以及因世界冷战格局影响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而对新中国产生某些误解，均使当时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不够顺畅，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白毛女》的西方传播首先在于打破语言关的障碍：“《白毛女》剧本的英文版，最早是由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根据1954年重新出版的《白毛女》修订版进行翻译，并

在1954年由外文出版社首次出版发行的。”因此西方读者可以看到并看懂《白毛女》所讲述的中国故事。

1963年在美国已经出现相应的研究成果并肯定其艺术成就：“西里尔·白之在1963年的文章《中国共产主义文学：传统形式的坚持》中认为，在1940年代的中国歌剧中，……《白毛女》的成功激发了大量的模仿者。”

之后《白毛女》的传播范围从学术研究领域逐渐扩散到普通西方读者群中，其标志是在美国公开出版与发行的一本书：“首次收录《白毛女》英文版剧本全文的书籍则是1970年由沃尔特·梅泽夫夫妇共同主编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现代戏剧》，该书在“导言”中同样高度赞扬《白毛女》对中国旧剧的继承、改造与创新发展的。”

在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后中美建交，此后的《白毛女》甚至一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不仅体现在“到1975年，美国人马·艾本主编了当时的畅销书《共产主义中国的五幕戏

剧》，其中依然收录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白毛女》和《红灯记》两剧，并在当时美国观众已经较熟悉《白毛女》芭蕾舞剧的情况下，对其评价同样持肯定与赞扬态度”，更重要的是它颇富中国特色的情节构思与精湛艺术成就，使其为代表的中国红色经典可以在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及不同受众群中得以广泛传播：“除了《白毛女》，以《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等为代表的中国红色经典在海外不断得到重评，且被赋予契合不同历史时代的新内涵与新特征。”

概言之，《白毛女》能够从70余年前直至今天还依然在海外有较广泛的传播与扩散，首先与新中国成立后充分调动国家对外传播机构积极进行外宣的政策有关，随后又利用多种平台、渠道和途径且全方位、多层次、因地制宜地对海外不同国家分别展开“魅力攻势”，目的是不断增加、强化中国文化的“存在感”并逐渐消除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误会与误解，最终使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动研究、接受并传播《白毛女》。这种在海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值得借鉴，也是多种思路打开、海内外打通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值得今人思考、借鉴与采用。



揭开中国黄金部队神秘面纱

《黄金团》 樊希安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黄金部队从1979年3建制到2020年8月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曾经是我国极具神秘色彩的部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民族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书从黄金部队一个团入手，既全面又立体地揭开了这支部队的秘密面纱。这群军人面对部队改革改制时会彷徨与纠结，面对社会变革时有犹疑也有探索，但凭着牢固的信仰和善良的本质，他们最终将小我融入了大我。

樊希安是从基建工程兵走出的著名出版家、诗人、作家。他怀着感恩之心，精心创作的献给近50万基建工程兵将士的长篇小说系列《乌蒙战歌》《兵山劲歌》《鹏城飞歌》《十一中队》和《黄金团》，于2019年至2022年相继出版。

樊希安为基建工程兵树碑立传的长篇小说系列的出版，是我国军旅文学创作的一个创举。因为在我军建立95年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建立了诸多兵种，如步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铁道兵、基建工程兵等。其中，基建工程兵建立时间最晚，涵盖的行业却最广，包括冶金部队、煤炭部队、水电部队、石化部队、交通部队、水文地质部队、铀矿地质部队、黄金部队等，贯彻执行“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的建设方针，成为我国基本建设战线上的野战军和突击队。

通过阅读揭开中国黄金部队神秘面纱的长篇小说《黄金团》，读者增进了对黄金部队战斗历程和光辉业绩的认知。在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倡导下，这支部

队成立于1979年3月，隶属于基建工程兵，1985年1月改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2020年8月，黄金部队转隶到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黄金部队前后存续40年，累计探明金矿床300多处，探获黄金资源2300多吨，建成了三山岛等多处金矿，为国家黄金事业发展、增加国家黄金储备和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这支英雄的部队虽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黄金部队将士的业绩永存，他们树立的丰碑永存。

樊希安的每部小说都具有鲜明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一个基建工程兵老战士，根据自己亲身经历，讲述基建工程兵的故事，塑造基建工程兵将士的形象，故事生动，人物鲜活，展现真善美。樊希安的长篇小说系列有“四可”：可信、可亲、可读、可敬。可信，是指小说中描述的人和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真实可信；可亲，是说我们读每部小说都备感亲切，引起很多美好回忆；可读，是指每部小说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可敬，则是指每部小说中记述的基建工程兵崇高

精神可敬，小说中塑造的一系列先进人物可敬。

樊希安在《黄金团》书中写道：“诗人艾青有两句著名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借用这两句诗的意思，我为什么对咱们部队如此共情，就是我深爱这支部队的将士们。”樊希安写的这段话引起了我们的共鸣。我们经历了基建工程兵组建、发展、调整、撤改的全过程，同样深爱这支部队的将士们，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仍爱好写作，自当向樊希安学习，用各种形式，为讴歌基建工程兵业绩，讲述基建工程兵故事，弘扬基建工程兵精神，尽一份责任！

樊希安紧紧抓住基建工程兵的特点和优势，自2018年以来，已创作出版记述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冶金部队、黄金部队的长篇小说五部，还将继续创作出版记述基建工程兵其他部队的长篇小说，用艺术手法，赞颂基建工程兵的历史性贡献、留下的丰功伟绩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风貌。

(汪大绥 李秋芬文)



最后的贵族

《大叔：我们可以聊聊走过的路》

马家辉著 花城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生活、爱情、旅行……马家辉将所思所感所悟尽书于此，既是对人生百态的体悟与评述，亦是阶段性回望岁月的心情写照。

贝聿铭(见图)是华裔建筑设计大师，但穿着打扮以至五官神态，都是西方式的轻松自在，不似其他一些大师般，老是皱起一张苦大仇深的脸，个个都像一尊百年苦难的木刻雕像。

贝聿铭的嘴角，永远笑眯眯，一对眼睛更是，嗯，用洋人的说法便是，“有天使在跳舞”，满是纯真和乐观。这其实是善良的表现，仿佛是，不仅时刻在心里想着各式幽默创意，自己逗自己笑，更分分钟在思考如何把别人逗笑，让彼此的笑声相乘，令生命的快乐变成双倍。

所以贝聿铭并非只是个大师，他是个可爱的大师，而可爱就是魅力，男人的ageing gracefully(优雅地老去)，他是最佳代表。

纯真不等于天真，如果贝聿铭天真，恐怕不易取得肯尼迪纪念图书馆的设计权。这工程当时有三位候选设计师，肯尼迪遗孀轮流参观他们的办公室，其余两人用一贯的作风接待，办公室员工平日是怎样便怎样，不装不扮，纯以作品意见人。贝聿铭呢，作品意念固然高明，但亦花了心思迎合



肯尼迪夫人的典雅品位，要求所有下属在这天特别注重仪容和谈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言谈要像贵族，因为她确是美国社会的贵族”。肯尼迪夫人被深深打动，觉得像在跟“自己人”对话，有了共同语言，有了信任，一切好办。

贝聿铭本身当然亦是中國贵族，其家族“富过十五代”，代代出人才，对中国历史有着如此的建树。虽经历了些波折，但到底是乐观的人，尤其根源于苏州的江南世家，当悲剧过后，依旧一派云淡风轻，再不计较。八面玲珑，对人、对事、对历史，江南子弟都有这样的特性。

而，俱往矣，最后的贵族告别人间，尽管建筑长留，记得昔事的人终究少之又少。